



饕鬼的午餐

杨海林 著

台海出版社



馋鬼的午餐

杨海林 著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馋鬼的午餐 / 杨海林 著.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 - 7 - 5168 - 0137 - 6

I. ①馋… II. ①杨… III. ①童话—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3021 号

馋鬼的午餐

著 者: 杨海林

责任编辑: 姜航

装帧设计: 泽天世荣

版式设计: 柳永康

责任校对: 田灿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 1 号, 邮政编码: 100021

电 话: 010 - 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 - 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 - 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690 × 1000 1/16

字 数: 183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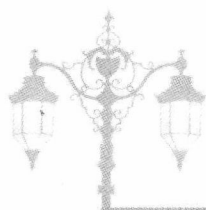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68 - 0137 - 6

定 价: 23.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ntents

目 录

吝啬鬼你请客和我没钱	1
冤枉鬼的冤枉	6
酒鬼肖布典先生	12
绿发鬼奔波儿	17
最吓人的鬼	23
讨债鬼和欠债鬼	28
僵尸的舞蹈	34
邋遢鬼的报复	39
心中有个鬼	44
吊死鬼小姐脖子上的红疹	48
做保姆的鬼	52
想讲心思的鬼	57
懒鬼的根须	61
赶尸匠和和一只虱子的鬼魂	65
馋鬼的午餐	70
秘密是个大麻烦	74
掐死你的温柔和超级蜘蛛侠	78

吹牛鬼	83
没头鬼的头痛了	87
机器鬼真可怜	92
阎王爷的烦恼	96
水鬼的选择	101
把自己吃下肚去的饿死鬼	106
超级书法家	110
黑无常,白无常	115
烟鬼杨海林先生	120
病鬼生病了	126
吸血鬼	131
啪,豆荚里蹦出个鬼	137
做绑匪的鬼	145
文字鬼先生	152
我的爸爸是个鬼	157



吝啬鬼你请客和我没钱

我要说的这两个吝啬鬼，一个叫你请客，一个叫我没钱。

两个人都想白占别人便宜，所以你请客一见到我没钱就让他请客。

我没钱当然会说他没钱了。

这天，你请客从菜市场买了一只公鸡，提在手里高高兴兴地往回走，冷不防迎面碰到了我没钱。

坏了坏了，坏菜了，你请客急得脸色煞白，每次都是别人请他的客，这回他手里提着鸡，人家还不要他请客？

让我请人家的客，还不如要了我的命呢！

你请客嘀咕一句，就想找个巷子钻进去。

请不起你的客，我躲着你还不行吗？

嘿，也不行，你请客钻的这条巷子里住着一位叫不讲理的鬼，他家的屋子太小——嗯，得想个办法——他把家门口的巷子两头砌上墙，再扣上顶棚，好了，这条巷子就被他堵死了，成了他家的一间长屋子了。

吝啬鬼你请客走着走着，前面当然没有路了。

我没钱也拐进了这条巷子。

也真是苍天（说错了说错了，吝啬鬼你请客和我没钱都住在阎王爷那儿——就是我们的脚底下——哪有什么天呀）有眼，吝啬鬼你请客一下子发现身边有一个垃圾箱，他灵机一动，猫着腰钻了进去。

其实我没钱早就盯上你请客了。

哼哼，今天你不请客可不行，我没钱咬牙切齿地在心里说，他故意装

着偶然遇上的样子往你请客的方向走。咦，走着走着你请客没了踪影。

上哪去了？我没钱突然找不到你请客，急得呜呜地哭：“我昨天就没吃饭呀，就等着你请我的客呢，可你怎么溜了呀？”

我没钱可不敢待在这里太长时间，指望不上你请客请他的客，他只好再打别的鬼主意了，反正，他不能再不吃飯是不是？

再不吃飯，他可就成了饿死鬼了。

我没钱看见呆头鬼的身影出现在巷子口，他急忙打招呼：“哎，呆头大哥，你吃过饭了吗？”

呆头鬼长得又矮又胖，唉，眼睛又高度近视，他回过头看了半天也没发现我没钱，只好胡乱地回了一句：“你是谁，你吃过了吗？”

我没钱说：“我是你的好朋友我没钱呀，我正找你呢，走，今天我请客。”

呆头鬼说：“你没钱请哪门子客呀？走，今天我请你。”

呵呵，正中我无钱的下怀。

两个人搂肩搭背地往酒馆走去。

躲在垃圾箱里的你请客听说呆头鬼要请客，心里急得不行，可是他又不好意思出来，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喔喔喔，他怀里的公鸡叫了起来。

“快出来吧，”我无钱冷笑着说，“我就知道你藏在那里。”

“别误会呀，”你请客讪笑着说，“这只鸡有点饿了，我是想在垃圾箱里找点米粒给它吃呢。”

你请客生怕我无钱冷不防夺了他的鸡就跑，他把两只手死死地拢着那鸡，装着很慷慨的样子给我无钱看：“我早就想买只鸡炖了请你的客呢。”

“得了吧，你这也叫鸡？还没有麻雀大呢。”我无钱冷冷地说。不过他觉得这样也好，反正今天有呆头鬼请客了，你请客的这只鸡就让他在家里多养些日子吧。

到时不是更肥些嘛。

我无钱和你请客是邻居，都住在吝啬小区里，我无钱家里没有闹钟，他每天混混沌沌过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起床什么时候该睡觉，现在好了，有了你请客的这只鸡每天早晨喔喔喔地打鸣，他不是也跟着沾光？

我没钱心里美滋滋地打着小算盘，你请客可是沉不住气了，他觉得我没钱多看一眼他的鸡，他就要吃一点亏：我买的鸡，凭什么给你没完没了地看呀？

“走吧走吧，人家呆头鬼可能等得不耐烦了。”你请客把他的鸡往怀里一揣，拉上我没钱就往巷子口走。

可是早没了呆头鬼的踪影。

两个鬼饿着肚子找了半天，才在一个饭店门口找到呆头鬼。

人家呆头鬼这个时候早就吃过了，正给自己又圆又大的肚子做按摩呢。

两个吝啬鬼后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冲上去把呆头鬼洗洗煲汤喝。

“昨天是我请你客的，今天你得回请我！”我没钱调过头来瞪着你请客说。

“不行，昨天你只请我喝了一碗面汤，还是人家饭店里免费赠送的，”你请客不依不饶，“你只是抢先帮我叫了一碗而已。”

“那也算是我请的客。”我没钱歪着小小的脑袋。

“那今天我也帮你叫一碗。”你请客歪着瘦瘦的脑袋。

“不行，就算你今天帮我叫了一碗面汤，那也说明你学了我请客的创意，为了报答我教你的创意，你还得再请一次。”我没钱瞪着小绿豆眼。

“不行，坚决不同意。”你请客瞪着小蜜蜂眼。

我没钱说不过你请客，嘿嘿，他也不想再浪费自己的唾沫星子了，他捋起了自己的袖子，露出胳膊上一疙瘩一疙瘩的肌肉。

“别跟我狡辩了，咱们还是用武力解决吧！”我没钱说。

“这样不公平，因为我身上没肉。”你请客一下子退后好几米，他说话的声音很大，震得饭店门口的幌子呼啦呼啦地晃。

当然，就有许多爱看热闹的鬼聚拢来。

嘿嘿，你请客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你想想，这么多看热闹的鬼，里面肯定有一两个敢站出来伸张正义的吧？

“怎么不合理？我身上的肉虽然比你多，可我一天没吃饭了呀。”我没钱理直气壮地说，“昨天，我也只是喝了一碗免费的面汤而已。”

你请客眼珠骨碌碌地在看热闹的鬼中转了一圈，唉，那些鬼都幸灾乐祸地看热闹，真没一个敢出来见义勇为的。

他可不想吃眼前亏。

“好了好了，今天人家呆头鬼已经请过我们了，再吃，你想撑死呀？”你请客理直气壮地说。

是的呀，虽然没吃着，可是人家呆头鬼确实是邀请过他们了呀，吝啬鬼家族的规矩：只要是人家请过了，即使没吃着，那也不能再到别的地方补一顿，因为这样不符合他们的节俭精神。

“那好吧，那就明天——明天，你可不许耍赖！”

（这里有必要补充一下：吝啬鬼们一天只吃一顿饭。）

“明天就明天，明天我家的鸡一叫，你就得过来，过期不候哟！”

“对我们吝啬鬼来说，能白吃白喝人家一顿是头等大事，我哪里会迟到呢？”我没钱一本正经地说。

你请客其实早就想好了：回家后他就把这只鸡的嘴用胶带封上，明早它想叫，可是嘴张不开，它就会啄你请客的鼻子——你请客的鼻子非常小，又黑，这只公鸡肯定会以为是一枚小小的黑豆——啄，你请客还不就醒了？

对不起，那时我没钱还躺在被窝里等鸡叫呢。

请你客你不来，我只好自己吃喽。

你请客想得挺美。

我没钱想得比他还周到：这回可得让他认认真真地请一回客，哼哼，他想办法对付我，我一夜不睡总可以了吧？

我没钱其实有很多钱，都藏在地窖里呢。

他把那些钱搬出来，放在桌子上，又把门打开。

他怕人偷，坐在桌子旁，一会儿朝窗口看，一会儿又朝门口看，担心有人来偷他的钱，哪里还睡得着呢？

天要亮的时候，他终于熬不住了，两只小眼睛眼皮儿不停地打架。

唉，就睡一小会儿吧。

他藏好那些钱，打了个盹。

偏偏就在这时，你请客家的鸡开始啄你请客的鼻子了。

你请客买了两块烧饼，不管不顾地狼吞虎咽起来。

我没钱被烧饼的香味惊醒的时候，你请客已经把最后半块塞进嘴里了。

“你来迟了，我的早餐已经吃完了。”你请客得意地拍拍手说。

一拍手，你请客紧张起来了。

他看见了刚才烧饼上的一些芝麻散落在桌子上。

现在，他想把它们捏到嘴里已经是不可能了，他们俩都睁大眼瞪着对方，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对方的动静。

“没事没事，今天，我请你吧。”我没钱满脸动人的笑。

“你请我？去哪儿？”你请客狐疑地问，他忍不住想看看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可是太阳还没出来呢。

“去地府大酒店吧。”我没钱说。

“可是我没去过呀。”你请客感动地说，他觉得这个地府大酒店一定是个最上档次的好地方。在那样的地方请客，你看人家我没钱多客气。

“没关系没关系，我画个地图，你就知道在哪了。”我没钱兴奋地把手指在嘴里吮了吮，在桌子上画了起来。

从这里到这里，从这里到这里，一会儿，我没钱手上的唾沫就把桌上的芝麻全沾起来了。

“唔，好像画得不对，我想再画吧。”我没钱把他的手指头放到嘴里，舌头一搅，那些芝麻就全落到他肚子里了。

可是桌缝里还有几粒芝麻呢，我没钱用唾沫怎么沾也沾不上来。

忽然，我没钱兴奋地把桌子一拍：“想起来了，地图是这样画的！”

那几粒芝麻一下子从桌缝里蹦了出来。

我没钱飞快地用唾沫去沾。

“我求求你了我的好兄弟，你就给哥留几粒芝麻吧！”

说完这句话，你请客哭着瘫到地上。



冤枉鬼的冤枉

冤枉鬼是自己跑到阎王爷这儿报到的。

冤枉呀——，冤枉鬼跪在阎王爷的办公室门口不肯起来。

那个时候还是夜里呢，阎王爷在睡梦中被一腚尿憋醒，他哆哆嗦嗦地起来去卫生间。阎王爷是个喜欢省事的主儿，他家的电灯开关装在门后面呢，每次回来一开门就够着开关了，轻轻一摁那个绿色的按钮，哗，屋里的灯就亮了。可是现在他要从床上起来去摸电灯开关，那可就费事了，他要先摸着墙，然后再摸到门，再找到开关。

他可不想费那个事，多麻烦呀，直接摸到卫生间不就得了？

没磕着他家的冰箱，也没碰着他的家的沙发，甚至连放在地上的热水瓶也没踢翻，嘿嘿，阎王爷成功地进了卫生间。

哗，哗，哗。

阎王爷真是老糊涂了，要不就是他还没睡醒，他拧开了卫生间的水龙头，听到哗哗的流水声，还以为是在撒尿呢。

就在这时，他听到冤枉鬼的叫声：冤——枉——呀——

“妈呀，鬼呀。”

阎王爷吓得大叫一声，一骨碌钻回被窝里去了。

卫生间的水还在哗哗地响。

阎王爷就觉得哪里不对了：是的呀，他是谁呀，他是阎王爷呀，是专门管鬼的呀，还能怕鬼吗？

哼哼，什么样的鬼我没见过呀？

他抓起电话打给师爷，这是个尽心尽力的好师爷，阎王爷刚拨通他家的电话，师爷就接起来了，好像他根本就没睡觉，好像他随时随地等着阎王爷的召唤呢。

阎王爷对师爷很满意，可是他不想把他的满意表示出来——师爷可是他的下属呀，如果他对师爷说你的工作做得很到位，我很满意，师爷肯定会很骄傲，师爷一骄傲，他阎王爷还会有威信吗？

“请问您有什么吩咐吗？”师爷在电话那头小心地说。

“嗯，”阎王爷很严肃地哼了一声，“到我的办公室去。”

阎王爷刚走出几步又回来了，不是他忘了关卫生间的水龙头，是他刚才害怕的时候不小心拧开自己的“水龙头”，嘿嘿，尿湿了裤子，这会儿发现了，得赶紧回去换呀。

冤枉鬼的头很小，不仔细看，还以为是个没头鬼呢，肚子又特别大，跪在阎王爷的办公桌前，活像一个充足气的大皮球。

阎王爷想，嘻嘻，我只要抬起脚轻轻一踢，他就会骨碌骨碌地滚个十圈八圈。

“我知道，你这不是大肚子病，你这肚子里全是冤气，对不对？”阎王爷对冤枉鬼的大肚子很感兴趣，因为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大肚子，不过他可没有那么多的冤枉气，他那是好东西吃出来的。

“我冤枉呀。”冤枉鬼眼泪汪汪地说。

“别急，慢慢说。”阎王爷的瞌睡早就没了，他甚至还流了点同情的眼泪。

可是师爷实在是太困了，他闭着眼打了个呵欠，那嘴张得能塞下一头猪。

“你这个同志哟，加点班就瞌睡成这样？”阎王爷用手指敲敲办公桌，对师爷说。

“我早调查过了，冤枉鬼是在阳间受的冤枉气，解铃还须系铃人，他受的冤枉，还得去阳间解决。”

唉，实在是太瞌睡了，师爷刚闭上嘴，又使劲地伸起了懒腰。

阳间那可是我们人类居住的地方，很久以前，鬼们到阳间去是很方便的，他们的身体很轻，只要一蹦跹，就能蹦跹到地面上来。

可是有的鬼到人间来不干好事，尽吓唬人。

阎王爷就让师爷把石头磨成粉，做成石疙瘩馒头哄所有的鬼吃，时间长了，鬼们的肚子就沉沉的了，再蹦跹，也只能在脚下跺两个大坑。

阳间，是很少有机会去的了。

可是要让冤枉鬼的肚子消停了，那还必须得到阳间去一趟呀。

冤枉鬼还没吃那石疙瘩馒头呢，他要是蹦跹一下，还是可以蹦到阳间去的。

可是冤枉鬼不肯去，他说：“我在阳间受够了冤枉气，再让我回去，你们有没有同情心呀？”

“好吧好吧，我陪你去，帮你把肚子里的冤枉气消了，总可以了吧？”阎王爷不耐烦地说。

阎王爷是阴间最大的官，当初为了起个带头作用，他也是吃过那种石疙瘩馒头的，现在他怎么到阳间去呢？

有办法的。

阎王爷刚收了个发明鬼，这个鬼在阳间就是个发明家，把这个难题交给他，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发明鬼拿了一把尺子站到奈何桥上看了半天，他量出来了，笑呵呵地告诉师爷：“从咱们这里到阳间，那可是有十八万里的路程哟。”

师爷正准备回去睡觉呢，听了这话，他吸吸鼻涕说：“太远了，是不是你也无能为力呀？那好，咱都回去睡觉吧。”

“哈哈，你想错了，”发明鬼手舞足蹈地说，“我就喜欢难度大的工作，这样的工作有挑战性。”

“可是你到底能发明出什么东西呀？飞机？宇宙飞船？飞碟？”师爷很好奇，他打了个响响的喷嚏，把他身上的瞌睡虫都吓跑了。

“我可事先声明，我们这里是小地方，可没有你要的那些材料。”

“No, No, No,”发明鬼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我不发明那些东西，

刚才我经过阴山背后，发现那里有一股子怪味，我过去一看，发现那山后的小河里的水都是液氢。”

“液氢？哦，难怪大家都不愿意喝那河里的水呢，敢情那本来就不是水呀。”师爷说。

“唔，我要发明一个液氢推进器，利用液氢爆炸产生的作用力把他们俩推到阳间去。”师爷还在刨根问底想请教个明白，可是发明鬼已经不理他了。发明鬼有个习惯，只要他进入工作状态，他的耳朵就会自动关机，任何人讲话他都是听不进去的。

三天，发明鬼真的做出了一台液氢推进器，就放在奈何桥的桥头。

“这东西能管用吗？”阎王爷有点不放心，他这么大的块头要是从空中摔下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您握着这个开关，摁一次，这个液氢推进器可以上升一万八千里。您摁十次，正好到地面。”发明鬼红光满面地说，他今天特意穿上笔挺的西装，头上还打了许多发蜡，这些发蜡可是他自己发明的，香喷喷的，还有很强的粘性。因为这种发蜡的诱导，苍蝇们错误地把他的头发当成了一块黑面包，刚想美美地解个馋，脚就在他的头上拔不出来了，只好嗡嗡嗡地给他提意见。

师爷准备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仪式，可是这个仪式还没举行的时候，阎王爷的鼻孔里一阵奇痒，他打了个响响的喷嚏，一不小心摁动了手中的开关。

“啪”的一声，阎王爷和冤枉鬼已经没了踪影。

也好，师爷想，我可以把这个仪式省下来，当阎王爷和冤枉鬼回来时，改成欢迎仪式。

阎王爷摁了十次开关，正好来到冤枉鬼活着时生活的那座城市。

看着眼前曾经熟悉的景物，冤枉鬼的眼泪又流下来了。

“我冤枉呀，”冤枉鬼说，“我要是不受那么多冤枉气，也许我现在还活着呢，你不知道活着是多么好呀。”

“别说废话了，快想办法把你的冤枉解决了——我可不想老在半夜听你一声一声地喊，吓死我了。”阎王爷不满地嘟哝着说。

“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找谁呀。”冤枉鬼有些后悔，当初要是师爷告诉他来找谁就好了。

“咱们可以找个人，让他受些冤枉，看他怎么解决，然后我们照着做就是了。”阎王爷想出个好主意。

他们溜达了半天，看见了一个急匆匆赶着上学的小学生，他一边走，嘴里一边咬着一块面包，一看就知道是在家里睡懒觉了。

“好了，我们把他书包里的家庭作业偷出来，看他怎么办。”

冤枉鬼可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大白天的，他哪有胆子偷东西呀？

阎王爷咬咬牙，他要亲自下手了。

他悄悄地跟上那个小学生，嗯，个子正好比小学生高一个头，不怎么费事就打开了小学生书包上的搭扣，抽出了他的作业本，吹一口气，可能是他的口气太重太难闻，一转眼的工夫，熏得那个小学生辛辛苦苦写了一宿的作业全部跑光了。

小学生到学校的时候，已经上课了。

上课的是他最害怕的数学老师，数学老师板着个瘦长脸，问：“你怎么才来？”

“我昨晚做作业，睡晚了。”小学生低着头，嗫嚅着说。

这个借口，数学老师还能勉强接受，他问：“你的作业带来了吗？”

小学生去书包里找，很快拿出了他的作业本，打开来，里面什么也没有。

小学生呜呜地哭，他在学校走廊的电话机上摁了个“12345”，那是他们这个城市的市长热线，他向市长反映这个城市的小偷太多，偷了他的作业。

“好了，我们把作业还给他，然后你也打市长热线！”阎王爷很为他的这个计谋取得满意的效果而高兴，他偷偷地一挥手，那些作业就又回到小学生的作业本上了。

冤枉鬼也拨了“12345”。

“您好，请问您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事吗？”市长很热情地在电话里说。

“我冤枉呀。”冤枉鬼呜呜地哭起来。

“哦，看来您的冤枉还不小。这样吧，您对我讲清楚，我一定帮您解决。”市长说。

“可是，我，我一时半会讲不清楚，我受的冤枉太多了，它们在我的头脑里乱成了一锅粥。”

“没关系，您一件一件说。”

“可是我一件也想不起来了呀。”

市长笑了，市长觉得肯定是冤枉鬼在跟他开玩笑：“如果您没有事，请不要打这个电话好吗？还有很多人等着这个电话帮他解决问题呢。”

“可是我真的有很多冤枉呀。”

“那好，等您哪天想起来了，再打这个电话，好吗？”

阎王爷陪着冤枉鬼在街角坐了半天，冤枉鬼也没想起来他有哪些冤枉。

后来，他们看见了那个小学生，背着个书包，一蹦一跳地放学了。

“小朋友，你冤枉吗？”阎王爷装成一个和蔼可亲的老爷爷样子。

“冤枉？我没有呀。”小学生说。

“还说没有呢，刚才老师要检查你的作业，你明明是做好的，可是作业本上却什么也没有了，这不是冤枉？”冤枉鬼没好气地说。

“哦？可是我真的忘了呀。”小学生一蹦一跳地走了。

阎王爷对冤枉鬼说：“你看，如果你忘了自己受过的冤枉，你就快乐了。”



酒鬼肖布典先生

老槐树小学四（6）班学生杨小羊晚上放学回家时，一下子发现他的床上躺着个巴掌大的小人儿，这个小人儿有着一头火红的头发，两只眼睛也是红红的，瞪得老大。

杨小羊好奇地伸过头去仔细地看，就发现这个小人儿的瞳孔里分别有一只超级大的空酒瓶。

真是奇怪，酒瓶里的酒呢？杨小羊想，也许这个小人儿喜欢收藏空酒瓶吧。

“我才不喜欢收藏空酒瓶呢，我是个鬼——咳咳，你别害怕，我不吓唬小朋友的，我只是有点那个那个，喜欢喝酒，叫肖布典，如果你是个有礼貌的好孩子，你就得称我为肖布典先生。”这个小人儿打着很响的呼噜，可是嘴里又分明说着这样的话。

“那好吧，肖布典先生，可你为什么会躺在我的床上呢？”杨小羊一下子将肖布典捧在手心，他觉得这个叫肖布典的酒鬼很可爱，如果肖布典先生同意，他决定把他当作自己的宠物。

肖布典先生被杨小羊弄疼了，他嘴里喷着浓郁的酒气（他可没考虑杨小羊受不受得了），不耐烦地对杨小羊说：“拜托你让我再睡会儿好不好？”

喝过酒上床歪歪（半躺在床上叫歪），神仙是我乖乖。

“得了吧，你在我的床上睡觉，事先也没征得我的同意呢，”杨小羊不服气地说，“你得先回答我的问题。”

“好吧好吧，”酒鬼肖布典先生从杨小羊的手心里跳下来，他看看手腕